

中国古代的缂丝艺术

Kesi Arts in Ancient China

□ 严 勇
Yan Yong



Kesi is a type of weaving done by the tapestry method in fine silks and gold thread.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Kesi ar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mes, main techniques, famous Kesi artists and identification of Kesi of different dynasties.

缂丝又称“刻丝”，是一种以平纹为基本组织，依靠绕纬换彩而显花的精美丝织物。缂丝最大的特点是通经断纬，即纬丝非通梭所织，而是以本色丝作经线，先将需缂织的纹样描绘在经线上，再以各色彩丝作纬线，用小梭根据花纹图案分块缂织，同一种色彩的纬线不必贯穿全幅，只需根

据纹样的轮廓或画面色彩的变化，不断换梭，采用局部回纬织制。因而在织物上花纹与素地、色与色之间的交界处呈现一些互不相连的断痕，似刀镂刻状，古人形容其“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称缂丝。由于缂丝能自由变换色彩，擅长表现细致精微的色彩过渡和转折，有层次丰富和灵

活多变的装饰效果，因而特别适宜摹制书画作品，它所表现的物象生动逼真，与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妙。

古人以“一寸缂丝一寸金”言缂丝作品之珍贵。中国古代自宋代以来的缂丝品技艺精湛，尤以大幅的缂丝画为特色，其品格高雅，且富贵气象十足，多为宫廷所宝藏，身价骄人，故而贵比金玉。缂丝之高贵，首先因其耗费工时巨大，以万缕千丝成其工巧，“如妇人一衣，终岁方成”。其次，缂技易学难精，虽摹缂书画，并非简单的照葫芦画瓢，而需要纯熟的工艺技巧和相当的书画艺术修养，许多缂丝书画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价值。缂丝以其贵重而渐为皇家所垄断，现存传世缂丝珍品主要集中在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收藏机构。

缂丝辨名

关于缂丝的称谓，历来有所不同，宋代庄绰《鸡肋篇》以及明代张应的《文清秘藏》、曹昭的《格古要论》、高濂的《遵生八笺·燕间清赏》诸书均作“刻丝”，宋末元初周密的《齐东野语》与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辍耕录》等书写为“克丝”，宋代洪皓的《松漠纪闻》、吴自牧的《梦粱录》等书又称“剡丝”。“缂”、“刻”、“克”、“剡”四字音同，字互假借，然而错杂生乱，又



唐 蓝地十样花缂丝 横27、纵8.5厘米 1983年青海都兰县出土

有似是而非之说，我们在此辨名正义。

缂丝 中国古代字书《玉篇》释“缂，紕也，织纬也”。缂丝织制时以小梭织纬，根据纹样多次中断以变换色丝，成品只露纬丝不露经丝，可见此“缂”字正合“通经断纬”的技术特点。清代皇家著录宫廷书画的《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中均记做“缂丝”。近代学者胡韞玉认为本字应当是“缂”，探其究竟，对于丝织工艺当谓“缂”，而对于金木工艺则称“刻”，字各有所当，故“刻”、“克”皆为假借。

刻丝 《说文》中释“刻，镂也”。《玉篇》则释为“割也”。《尔雅》中说“木谓之刻”，明代吕种玉在《言鯖》中说宋代通作“刻丝”。大概宋代人本作“缂”，大众不识“缂”字，而用“刻”字假借，又以为此种工艺品“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由此看来，认为本应为“刻”字的人也只是因为一些表面的视觉效果罢了。

克丝 “缂”写作“克”字，则可能是商人喜用笔画简练之字，约定俗成，既通行之后，读书人也沿用以为称呼。古人笔记也往往为随笔记录之书，于字之究竟也未加考核。

剋丝 写“剋”字者，作以纬剋经之说。但“剋”本字在《尔雅》中释为“胜也”，《集韵》释为“杀也”。“剋丝”大概是由“克丝”演变而来，而假借者不能穷究其源。

缀锦 缀锦为日本对“缂丝”的叫法。日本有美术研究者认为缂丝即古代所谓“缀织”或“缀锦”，并且确信汉代已有此种织物。

织成锦 还有一些著作将“缂丝”与“织成”混同起来。“织成”的概念泛指按服饰或装饰用品的形制规格进行设计并加工织造成的各种纺织品，而“缂丝”则专指一种丝织美术工艺品。

缂丝技法概要

平缂 又称齐缂，缂丝基本技法，即依照图案色彩的变化要求顺经纬之理进行平纹交织。

构缂 缂丝技法之一，又称“构边”，以用线数量分，有单股丝线构缂和双股丝线构缂两种；以外观分，有齿状构缂和线状构缂两种。是在纹样边缘以区别于主体纹样色彩的另一种色线缂出明显的边界或轮廓线，起到分别色彩层次和划分纹样间界线的作用。如草叶边缘或叶脉以及鸟虫翅膀边缘常用此法。



北宋 缂丝紫鸾鹤谱 纵131.6、横55.6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搭梭 缂丝技法之一。在两块色区的交界处有较长的垂直线时，每隔一定距离横向缂织一根连接线，使两块色区其能紧密搭连一起，以增强牢度，防止因竖向裂缝过长而形成破断。缂织书法作品时由于文字竖笔较多、较长，常用此法。

子母经 用一根纬线在两根经线上缠绕，可增加线条的宽度和突出感。如缂织印章的边框等。

撮缂 缂丝色法之一。即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相邻的不同颜色的色丝依纹样轮

廓走向顺序缂织的方法。通常用来表现海水的层次等纹样。

结 缂丝色法之一。即用相近的二色或三色丝线按退晕的色阶层次顺序缂织，从而使纹样更具有立体感而富于装饰性，如云纹、水纹、山石等。

长短戗 缂丝色法之一。这是缂丝作品中最常见的色法，即在花纹由深至浅的晕色中利用缂丝线条伸展的长短变化使深色纬与浅色纬相互交错，从而得到自然晕色的效果。



南宋 朱克柔缂丝山茶图 纵28、横25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色心钱 缂丝戗色法之一。基于长短戗的原理，从四周同时向中心戗色，使颜色产生深浅不同的层次变化，以表现图案的立体感和转折变化，如岩石凸出的受光面等。

木梳戗 缂丝戗色法之一。与长短戗类似，区别在于其不同色阶的丝线互相交错缂织时边缘整齐划一，如同木梳齿缘一般，故名。木梳戗主要用于表现花纹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的横向色彩深浅的变化。

参和戗 缂丝戗色法之一。参和戗是表现色彩从上向下，或从下向上的纵向色彩深浅的变化，其深浅色交替，但不一定平均使用，而可灵活地运用色丝的深浅变化表现图案的层次。如在花瓣或嫩叶的尖端用参和戗，可表现其鲜嫩感。

凤尾戗 缂丝戗色法之一。以两种色线交替缂织长短、粗细不同的线条，线条的戗头一排粗钝一排尖细，粗者短，细者长，粗细相间排列，因形如凤尾状而得名。凤尾戗为明代增创的戗色法，外观优雅，

极富装饰性。

缂鳞 专用于缂织鱼、龙的鳞片及鸟禽等的羽片上，使所表现的物象有栩栩如生之逼真感。

透缂 即双面缂，缂丝品正反两面花纹均精彩一致，外观皆清晰平整。要求缂织精细，换梭时藏好线头，不露痕迹。透缂创制于清代，多应用在宫扇、围屏和服饰等生活用品上。

三蓝缂法 在浅色地上用深蓝、品蓝、月白三色退晕，抢缂成各种花纹图案。

水墨缂法 在浅色地上用黑色、深灰、浅灰三墨色抢缂法织制花纹。

三色金缂法 在深色地上运用赤圆金、淡圆金和银色三种捻金银线，使缂丝作品有花纹闪亮夺目的效果。

缂丝毛 即用丝线缂织地纹、用毛线缂织花纹的织品，其花纹具有毛绒凸起的装饰效果。缂丝毛在缂织禽类或家畜图样时，使物象质感逼真，形象更为突出。

缂绣混色法 即在缂丝作品上结合缂

丝、刺绣和彩绘三种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织物的装饰效果，丰富和提高了缂丝的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随着着笔的增多以至滥用，也成了缂丝织制中偷工取巧者常用的方法，有的仅在物象的花纹轮廓处加以缂织，余皆以笔绘染，缂丝原有的纹理之美和艺术特色则消失殆尽。

缂丝名匠

朱克柔，女，名强，南宋云间（古华亭、松江府的别称，今上海松江县）人，画家兼工缂丝。其缂丝画作品运丝如笔，配色“古澹清雅”，传神自然，精巧绝伦，可夺丹青之妙。她所创造的长短戗技法又被称为“朱缂”，盛极一时，并沿用至今。代表作有现藏上海博物馆的缂丝莲塘乳鸭图和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缂丝牡丹图和缂丝山茶蛱蝶图。紫禁城原斋宫、重华宫均藏有其作。

沈子蕃，南宋人，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沈子蕃的缂丝作品以书画为粉本，设色高雅古朴，生动传神，令人叹为观止。代表作有原清宫养心殿所藏花鸟图轴、重华宫沈子蕃缂丝梅雀图轴等均为其传世佳作。

吴煦，字子润，南宋延陵（今江苏丹阳西南）人。紫禁城原御书房藏缂丝蟠桃图轴、乾清宫藏花卉蟠桃图轴款识均为吴煦，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吴圻，明代吴门（今江苏苏州）人，字尚中。紫禁城乾清宫中藏缂丝沈周蟠桃仙图轴即为吴圻摹沈周画作之作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朱良栋，明代长洲（今江苏苏州地区）人。紫禁城乾清官藏缂丝瑶池献寿图轴，其款为“长洲朱良栋制”。

历代缂丝的鉴识

唐代缂丝

缂丝这种特殊的通经断纬的工艺技法最先用于毛织，称为缂毛。在西北丝绸之路沿途有许多这类实物出土，如斯坦因曾在楼兰遗址发现过汉代奔马和卷草纹的缂毛织物，以及南北朝图案风格的横条蔓草动物纹缂毛织物。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巴楚发现南北朝时期的红地宝相花缂毛。缂丝就是在缂毛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从出土实物分析，中国至迟在唐代已将通经断纬的织法移用于丝织，出现了最早的缂丝。

唐代缂丝的实物解放前已有发现，斯坦因曾在高昌故城发现两件唐代缂丝残片，伯希和曾在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小花缂丝残片。建国后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



明 缂丝赵昌花卉图卷 纵44、横24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缂丝鹭立芦汀图轴 纵40、横67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遗址出土几何菱纹缂丝腰带、1983年青海都兰县一号吐蕃墓出土蓝地十样花缂丝。此外，日本奈良正仓院保存有传世的唐代的忍冬莲花对兽纹缂丝残片等。其中，阿斯塔那出土的缂丝腰带在草绿色地上，用大红、桔黄、土黄、海蓝、天青、白、沉香等多种颜色织成几何菱纹，表明当时缂丝技术已渐趋成熟，这件缂丝还伴有明确的纪年物即唐永昌元年（689年）墓志，可断定它的制作年代不晚于此年。都兰所出的缂丝并不严格按照换彩需要进行缂断，

有时在同一色区内亦有缂断，十分刻意地要表现雕镂之状的装饰效果，其织造工艺带有缂毛的遗风，与西北地区的缂毛技术也有着明显的一脉相传的关系，但其图案则已呈现典型的中原风格，这说明唐朝缂丝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

唐代的缂丝多为丝带等实用品。缂织技法主要受织成锦和纬锦方法的影响，一般以齐缂或平缂为主，花地之间的交接处，尚有明显的缝隙即“水路”。此外，还有横

缂、构缂和搭梭等几种缂织技法。唐代缂丝的纹样题材一般以简单的几何形花纹为主，色彩主要是平涂的块面，还没有使用晕色匹配，故色彩层次不够丰富，但有的已使用金线作地纹，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装饰性。

宋代缂丝

北宋的缂丝基本上继承了唐代的缂织技法，但花纹比唐代更精细富丽，纹样结构既对称又富于变化，力求实用。创造了“结”的戗色技法，使花纹更加富于立体感



明 缂丝八仙图轴

和装饰性。北宋的缂丝多用作书画包首或经卷封面，辽宁博物馆收藏的缂丝紫鸾鹊谱、缂丝紫汤荷花、缂丝紫天鹿和缂丝宋徽宗赵佶木槿花图等是北宋极有代表性的缂丝精品，堪称稀世之宝。其中缂丝紫鸾鹊谱的花鸟部分采用双套缂的创新技艺。鸾鹊缂织纬短，线较细密，色彩调和婉转，羽翼墨色丰富，莲花中的花瓣和蕊蕊采用分色相嵌排列，使局部整体色泽和谐多变。这种双套缂的新缂法，使花鸟纹更有立体感和装饰性。从北宋晚期开始，由于皇帝的喜爱和受宫廷院画的影响，加速了缂丝从装饰、实用领域脱窠而出并向欣赏性艺术品转化的过程。如宋徽宗曾派宦官到江

南去搜刮缂丝佳品，还亲笔在一幅“碧桃蝶雀图”上题诗：“雀踏花枝出素纨，曾闻人说刻（缂）丝难。更知应是宜和物，莫作寻常茜绣看。”

到南宋，缂丝超越实用工艺品的范畴，转向了纯粹欣赏性的艺术化的创作，并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达到了中国古代缂丝艺术发展史上，即令后世千年间也难以逾越的一个高峰。缂品已能灵活运用撮、构、结、搭梭、子母经、长短戗、包心戗和参和戗等多种技法，能“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缂品大都摹缂唐宋名画家的书画，表现山水、楼阁、花卉、禽兽和人物，以及正、草、隶、篆等书法。缂丝作品的

风格日趋写实，细致入微，形象生动；缂丝色彩不断增加，丝丝入扣，纹理匀细。明张应文《清秘藏》评价说：“宋人刻丝不论山水、人物、花鸟每痕剝断，所以生意浑成，不为机经掣制。”缂丝界出现了一批摹缂名人书画的大家，朱克柔、沈子蕃便是其中的翘楚。他们的作品，题材悉取院体绘画，根据不同的物象，选用适宜的丝线，灵活处理缂丝的松紧，表现画面形状的转折起伏，缂技极为精巧，把原作摹缂得维妙维肖，宛若天成，其肌理质感之美，有时更胜于原作。他们所取得的缂丝艺术水平和成就之高，堪称中国古代缂丝艺术的巅峰之作，纵观后世缂丝作品，也难见出其右者。

朱克柔的缂品，幅面匀密丰满，细腻工整，配色浓淡相宜，古淡清雅。表现人物动之以情，山水树石突出以奇，花鸟翎毛精刻以态，物象层次分明，立体感强，精巧绝伦。她所创造的长短戗技法，被称为“朱缂”，沿用至今。朱克柔的传世缂丝珍品有缂丝莲塘乳鸭图、缂丝牡丹图和缂丝茶花图等。其作品运丝娴熟，传神自然，可夺丹青之妙，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造诣，极为后人颂扬。清人安岐《墨缘汇观》赞叹说：“古淡清雅，有胜国诸名家风韵，洗去脂粉，其运丝如运笔是绝技，非今人所得梦见也，宜宝之。”近代朱启铃也称其“人物树石花鸟，精巧似鬼，工品价高一时。”

沈子蕃的缂丝作品以书画作品为粉本，设色高雅古朴。作品有缂丝青碧山水图轴、缂丝梅花寒鹊图和缂丝花鸟图等，其用参和戗表现山水等天然设色层次，用包心戗缂法表现梅花树干和喜鹊背部的深浅色晕的创新技法，使作品自然逼真，生动传神，令人叹为观止。

元代缂丝

元代缂丝一反南宋细腻柔美之风，具有简练豪放、古拙苍劲和浑朴写实的特点，而对华贵金色的喜崇使织物内加金线的作法引领一代风尚，独具时代特色。缂丝作品多盛行制作与佛教和祝寿有关的挂轴，多采用金彩，《纂组英华》记载有元代缂丝释迦牟尼佛轴，其中释迦佛用十色彩彩织出。孔齐《至正直记》记载元代产自江南的缂丝“亦有数种，有成幅金枝花发者为上，有折枝杂花者次之，有数品颜色者，有止二色者，宛然如画”。

在目前发现的元代缂丝实物中，加金



元 缂丝东方朔偷桃图 纵58.5、横33.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 沈子蕃缂丝青碧山水图 纵88.4、横37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缂丝也占有较大的比例。元代缂丝由于未能很好地继承唐宋以来的优秀传统，技术和艺术水平没有得到更大的发展，明代高濂《燕清便笺》即评价说：“元缂迥不如宋矣”。元代缂丝出土品有北京双塔庆寿寺出土的缂丝紫汤鹤戏莲片 and 新疆乌鲁木齐盐湖出土的缂丝花卉等，传世品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缂丝《八仙拱寿图》轴和缂丝《东方朔偷桃图》轴、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缂丝《牡丹》团扇等，它们代表了元代缂丝工艺的发展水平。其中乌鲁木齐盐湖出土的缂丝花卉熟练地运用了戗色法，增强了花朵的层次感；还使用了单双字母经，使断纬和经线的结合更加牢固，并突出了绘

画上的勾勒效果，这些都是前代缂丝中并不多见的技法。缂丝《东方朔偷桃图》轴和缂丝《八仙拱寿图》以人物故事为题材，构图简练，幅面宽大，这也是元代缂丝区别于前代缂丝的一些新变化。

明代缂丝

明初朝廷反对奢侈，缂品较少制作。宣德以后禁令渐弛，织造日多，重新摹仿名人书画，以苏州出产者为上品。其时，苏州人文荟萃，吴门画派精品迭出，缂丝艺术的风格深受江南文人绘画作品的影响。缂丝艺人吴圻、朱良栋、王统等缂织沈周、唐寅、文征明等人的画稿，名噪一时，其中缂丝《瑶池献寿图》、缂丝《沈周蟠桃仙

图》等佳作为宫廷所收藏。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巨幅作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瑶池集庆图》轴的画心纵260、横205厘米。缂丝《赵昌花卉图》卷的画心横244.5、纵44厘米，均是巨幅缂丝作品。缂丝《瑶池集庆图》轴是现存明代缂品中最大的一件，它在工艺上采用了参和戗、长短戗、木梳戗、包心戗、凤尾戗、攒缂、勾缂、搭梭和刻鳞等缂丝技法，十分繁复精美。

明代缂丝出土实物以1959年北京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缂丝袈裟最为精美，这件袈裟通体缂制而成，纹样以十二章和十二团龙为主体，用孔雀羽线、赤圆金线及其他色彩的绒纬缂织，以蓝、绿、黄等正色



清 缂丝山水图 纵108、横68.8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 缂丝周文王发栗图 纵117、横4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为主，配以间色，用色共达28种，是缂丝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晶。传世品则以各大博物馆所藏弥足珍贵，故宫博物院藏有缂丝《瑶池集庆图》、缂丝《赵昌花卉》卷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缂丝《芙蓉双雁图》轴、缂丝《山茶双鸟图》册、缂丝《崔白花卉》等；辽宁省博物馆藏有缂丝《仇英水阁鸣禽图》、缂丝《浑仪博古图》；南京博物院藏缂丝《西游记人物故事手卷》；西藏扎什伦布寺藏明万历缂丝《罗汉像》，镇江博物馆藏缂丝《长生殿图》轴和缂丝《群仙寿字》轴，等等。这些明代缂丝作品的花纹图案除传统的花鸟外，表现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内容占了较大比例。

明代缂丝的技术水平在继承宋元缂丝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缂

丝技法除继续沿用宋元的撮缂、构缂、搭梭、结、刻鳞、长短戗、包心戗、木梳戗和参和戗等之外，创造了装饰味很浓的凤尾戗，即由两种色线交替缂织长短、粗细不同的线条，线条的戗头一排粗钝一排尖细，粗者短，细者长，粗细相间排列，因形如凤尾状而得名。还创造了双子母经缂丝法，即用一根纬线在两根经线上缠绕，其特点是在织造时可以随作者的意图安排画面的粗细疏密，也可以随题材内容的不同而变换织法，采用这种技法，能使缂丝制品更加层次分明，疏密均匀而富于装饰性。明代缂丝色彩线的配制尤为别具匠心，常用加织金线、孔雀羽线和双股强捻丝线等技法，其中缂孔雀羽线的工艺是将孔雀翎毛上的羽绒一根一根地与丝绒拈合而成，

如此织出来的花纹金翠耀眼，几不褪色。定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的缂丝龙袍即采用了孔雀羽来缂织龙纹，使龙袍更显华贵。明代缂丝的艺术风格颇具精丽艳逸之风，与宋代缂丝的典雅庄重之韵，可谓各有千秋，相异其趣。但到嘉靖以后，缂品上过多地使用补色，用丝不细，织造也较粗糙，大有每况愈下之势。

清代缂丝

清代缂丝生产的数量之多前所未有，除有大量袍褂、官服、补子、屏风、挂屏、围幔、桌围、椅披、坐褥、靠垫、迎手、荷包、扇套和包首等实用品外，还有大量以书画、诗文和佛像等为表现对象的欣赏性缂丝制品。这些欣赏性缂丝艺术品按题材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花鸟草虫、山水风

景、人物故事、吉祥图案、诗语法书、佛像梵经等。其中以乾隆时期的缂丝最为丰富和精美，缂织用丝细匀，精巧牢固，紧密整齐，题材丰富，画面精美，多为精品之作，是缂丝艺术的无价之宝。

清代缂丝的表现领域更为扩大和多样，在缂丝技术上创造了双面缂（又称透缂），正反两面纹饰均清楚平整，精细一致，可较多地用于制作双面屏风和扇面等。在色线运用上，多采用两种不同色相或不同明度的色丝合捻而成的合色线，用以增强物象色彩肌理及明暗变化的表现力。例如用纯绿色的合股丝缂织花叶的阳面，用深绿与黄绿的合色线缂织阴面，使叶子看起来一半深一半浅，呈现出明暗变化，颇具立体感。清代缂丝的配色上较多使用同一种色由深到浅推移的“三蓝缂法”、“水墨缂法”和“三色金缂法”等技法。“三蓝缂法”是在浅色地上，用深蓝、品蓝、月白三色退晕，抢缂成各种花纹图案。“水墨缂法”是在浅色地上用黑色、深灰、浅灰三晕色抢缂法织制花纹。“三色金缂法”是在深色地上用赤圆金、淡圆金和银色三种捻金银线，使缂丝作品有花纹闪亮夺目的效果。“三蓝缂法”和“水墨缂法”也有的加金线勾边。

清代中期，宫廷的挂屏和插屏等常用丝线缂织地纹，用毛线缂织花纹的织品，可称为“缂毛”，花纹具有凸起毛绒的装饰效果。清代还新创“缂绣混色法”，即把缂丝、刺绣和彩绘三者结合，在画面上的主体花纹上用五彩丝线刺绣而成，而背景和陪衬的花纹则用缂丝方法缂织，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织物的装饰效果，丰富和提高了缂丝艺术的表现力。故宫藏缂丝加绣《九阳消寒图》轴就是运用这种“缂绣混色法”织制的典型艺术珍品，画面上的人物及主体纹样采用的是五彩绣，背景和配衬的花纹均为缂织，而梅树、茶树和桦树的树干则是在缂丝和刺绣的地上，再用画笔敷彩加绘而成的。但另一方面，随着缂品画面着笔的增多以至滥用，也成了缂丝织制中偷工取巧者常用的方法，这种状况在乾隆以后尤为突出，甚至仅仅在物象的花纹轮廓处加以缂织，余皆以笔绘染。这无疑大大削弱和摧残了缂丝艺术本身独具的特色，断送了它的艺术生命。到晚清，随着国势的日薄西山，缂丝粗劣之作充斥于市，即便宫廷用度之物也罕有精品，缂丝艺术步入了江河日下的衰败之境。



南宋 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 纵 107.5、横 108.8 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清 缂丝三世佛 纵 169、横 101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